

古今遊記叢鈔

第十一冊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古今遊記叢鈔

卷之四十五 蒙古

邊墩紀行

元張耀卿

歲丁未夏六月初吉。赴召北上。發自鎮陽。信宿過中山。時積陰不雨。有頃則霽。西望恒山之絕頂。聳拔若青蓋然。自餘諸峰。歷歷可數。因顧謂同侶曰。吾輩此行。其速返乎。此退之衡山之神也。翌日出保塞。過徐河橋。西望琅山。森若劍戟。而葱翠可挹。已而由良門定興抵涿郡。東望樓桑蜀先主廟。經良鄉。度瀘溝橋。以達于燕。居旬日而行。北過雙塔堡新店驛。入南口。度居庸關。出關之北口。則西行經榆林驛。審家店。及於懷來縣。縣之東有橋橫水。而上下皆石。橋之西有居人聚落。而縣蕪沒。西過鷄鳴山之陽。有邸店曰平輿。其嶺建僧舍焉。循山之西而北。沿桑乾河以上。河有石橋。由橋而西。乃德興府道也。北過一邸曰定防水。經石梯子至宣德州。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。及宣平抵驛。出得勝。扼胡嶺。下有驛曰孛落。自是以北。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。每驛各以主者之

名名之。由嶺而上。則東北行。始見毳幕氈車。逐水草畜牧而已。非復中原之風土也。尋過撫州。惟荒城在焉。北入昌州。居民僅百家中。有廨舍。乃國王所建也。亦有倉廩。隸州之鹽司。州之東有鹽池。周廣可百里。土人謂之狗泊。以其形似故也。州之北行百餘里。有故壘。隱然連亘山谷。壘南有小廢城。問之居者云。此前朝所築堡障也。城有戍者之所居。自堡障行四驛。始入沙陀際。沙陀所及。無塊石寸壤。遠而望之。若岡陵丘阜然。既至。則皆積沙也。所宜之木。榆柳而已。又皆樛散而叢生。其水盡鹹鹵也。凡經六驛而出。陀復西北行一驛。過魚兒泊。泊有二焉。周廣百餘里。中有陸道。達于南北。泊之東涯。有公主離宮。宮之外垣。高丈餘。方廣二里許。中建寢殿。夾以二室。皆以龜軒旁列。兩廡前峙。登樓眺之。頗快目力。宮之東有民匠雜居。稍成聚落。中有一樓。榜曰迎暉。自泊之西北行四驛。有長城頽址。望之綿延不盡。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。自外堡行一十五驛。抵一河。深廣約什瀟沱之三。北語云翕陸連。漢言驢駒河也。夾岸多叢柳。其水東注甚湍。猛居人云。中有魚長可三四尺。春夏及秋捕之。皆不能至。冬可鑿冰而捕也。瀕河之民。雜以蕃漢。稍有屋室。皆以土冒之。亦頗有種藝。麻麥而已。河之北有大山。曰窟速。吾漢

言黑色也。自一舍外望之。黯然而有茂林者。迫而視之。皆蒼石也。蓋常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。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。復臨一河。深廣加翕陸連三之一。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。其水始西流。深急不可涉。北語云。渾犯刺。漢言兎兒也。遵河而西行一驛。有契丹所築故城。可方三里。背山面水。自是水北流矣。由故城西北行三驛。過畢里紇都。乃弓匠精養之地。又經一驛。過大澤泊。周廣約六七十里。水極澄徹。北語謂吾悞竭腦兒。自泊之南而西。分道入和林城。相去約百餘里。泊之正西有小故城。亦契丹所築也。由城四望。地甚平曠。可百里。外皆有山。山之陰多松林。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。中卽和林川也。居人多事耕務。悉引水灌之。間亦有蔬圃。時孟秋下旬。糜麥皆槁。問之田者云。已三霜矣。由川之西北行一驛。過馬頭山。居者云。上有大馬首。故名之。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。過忽蘭赤斤。迺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。有水曰塌末河。注之。東北又經一驛。過石墩。石墩石驛道旁。高五尺許。下周四十餘步。正方而隅。巍然特立于平地。形甚奇峻。遙望之若大墩然。由是名焉。自墩之西南行三驛。過一河曰唐古。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。其水亦東北流。水之西有峻嶺。嶺之石皆鐵如也。嶺陰多松林。其陽暢殿在

焉。乃避暑之所也。迨中秋後始啓行。東道過石墩子。至忽蘭赤斤。東北迤邐入山。自是且行且止。行不過一舍。止不過信宿。所過無名山大川。不可殫記。至重九日。王師麾下會於大牙帳。灑白馬湏。修時祀也。其什器皆用水樺。不以金爲飾。尙質也。十月中旬。方至一山。崦間避暑。林木甚盛。水堅凝。人競積薪儲水。以爲禦寒之計。其服非羈革則不可。食則以羶肉爲常。粒米爲珍。北比歲除日。輒遷帳易地。以爲賀正之所。日大宴所部於帳前。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。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。正月晦。復西南行。二月中旬。至忽蘭赤斤。東行及馬頭山而止。趁春水飛放故也。四月九日。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。灑白馬湏。什器亦如之。每歲惟重九四月九。凡致祭者。再其餘節則否。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。往避暑所也。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。至冬則趁陽煖薪木易得之處。以避之。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。逐水草便畜牧而已。此風土之所宜。習俗之大畧也。僕自始至迨歸。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。每遇燕見。必以禮接之。至于供帳衾褥衣服食飲藥餌。無一不致具。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。自度衰朽不餌其何以得此哉。原王之意。出於好善忘勢。爲吾夫子之道而設。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。其何足以當之後。

必有賢于隗者至焉。因紀行李之本末。故備誌之。戊申夏六月望日。太原張德輝謹誌。

卡倫形勢記

清姚瑩

恰克圖以東。車臣汗部十四卡倫。地多平甸。卡倫內駐庫什固爾兵二百人。庫什固爾者。蒙古語保障也。其西多山林。僅恰克圖爲通衢。自恰克圖至庫倫。綿亘八百餘里。扼要有色楞格大河。東岸聯岡。直南至袞圖達壩罕。其間峽溝叢樹。皆天然險隘。各札薩克屬下額兵。俱善圍獵。鎗箭乃其所長。俄羅斯馬少。無習射者。固不敢入。卽入不足當沿途一圍耳。先是準噶爾恃強入俄羅斯境。不見一人。遂至額爾口城。深入六百餘里。無一人準噶爾以其狡猾。慣示以弱。恐誘之深入。乃退。俄羅斯呼準噶爾爲喀勒瑪克。及見喀勒瑪克之強。爲大兵滅絕。且盡大懼。邊境遂謐。其國與中界連者。凡四遊牧。一布哩雅特。在恰克圖邊外迤西。人俗同喀爾喀。間有仿俄羅斯蓋房以居者。一哈哩雅特。在布哩雅特西。與邊內之唐努烏梁海同。一哈木尼罕。在恰克圖邊外迤東。與邊內哲克布尊丹巴胡土克圖屬下打牲之哈木尼罕同。亦有蓋房居者。一奈瑪爾。發達哈木尼罕。與邊內巴爾呼同。以上四種。皆喀爾喀未附時。久屬俄羅斯者。多奉黃教。亦有

與卡倫蒙古相善者。雖久隸俄羅斯。爲之防守卡倫。而這樸類蒙古。故每卡皆有俄羅斯數人羈絆戍守。蓋恐其內附耳。松公筠云。此四遊牧。但宜羈縻。不可招致。一以定制彼此不食遁逃。二則其人衆心不一。故乾隆三十年。有布哩雅特十數戶。欲求內附。俄羅斯羈絆不果。詔亦不許。四十八年。復有俄羅斯四十餘戶。由科布多投誠。詔按戶賜予口糧。撫諭令其回國。俄羅斯益傾誠無異志矣。自庫倫以西與俄羅斯界通者。則有烏里雅蘇臺所屬之津濟里克卡倫。塔爾巴哈臺參贊所屬之輝邁拉呼卡倫。津濟里克。東接庫倫。輝邁拉呼。西接科布多。蓋俄羅斯部落。東西極長。自東而西。綿亘黑龍江。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四屬。卡倫八十有二。科布多屬極西卡倫。名曰和尼邁拉呼。由此渡過額爾齊斯大河。卽至輝邁拉呼。其津濟里克外。尙有木克木齊克及阿勒坦淖爾。烏梁海蒙古遊牧塔爾巴哈臺外。尙有哈薩克遊牧相隔。由此以北。乃至俄羅斯烏梁海久服。歲納貂皮。由烏里雅蘇臺將軍送京。其近俄羅斯者。亦與彼交納。哈薩克相傳古大宛地。蓋非也。聖祖御製西師詩。曾考正其誤。哈薩克有左右西三部。乾隆二十二年來歸。錫封汗王。常遣子弟入覲貢馬。其部北與俄羅斯鄰。西南與布魯特接。布

魯特者在伊犁卡倫之外。直至回疆喀什噶爾一帶。皆其種類。東西二十厄魯克。皆游牧打牲爲食。各族頭人曰伯克。由衆推立。其地產馬。與哈薩克同。亦貢馬入覲。烏里雅蘇臺城在三音諾顏部。駐劄定邊左副將軍。總統喀爾喀四部兵馬。兼理札薩克圖三音諾顏兩部事務。有參贊大臣二人。一用彼處藩爵。一由京簡放。四部蒙古藩爵內。各特授副將軍一人。四時同札薩克台吉。往烏里雅蘇臺輪流駐班。聽將軍調遣。其中有專管牧廠者。或不善理。則有倒斃賠補。不免累四部屬下蒙古矣。科布多城在札薩克圖汗部西北。近阿勒臺山。城東北有明噶特蒙古游牧。西北有數百戶舊厄魯特游牧。城南有阿勒臺烏梁海等游牧。阿勒臺游牧內。尙有乾隆三十六年安插土爾扈特蒙古。盡屬科布多管轄。科布多地暖。稍有屯田。穀麥足供一城之食。自津濟里克至和尼邁拉呼一帶二十三卡倫。由四部札薩克選台吉章京兵丁分駐。一年更代。官給錢糧。所有總管卡倫侍衛。由京派往。三年更代。科布多城北卡倫以內。乃都爾伯特游牧。屬將軍參贊轄。此等蒙古。本厄魯特四衛蒙古之一。乾隆十九年。全部來歸。封汗王公札薩克台吉有差。由科布多卡倫。西通塔爾巴哈臺西南。徑紅廟可抵烏魯木齊。塔爾巴

哈臺卡倫。皆輪遣滿洲及厄魯特兵戍守。伊犁所屬卡倫。戍兵亦然。

喀爾喀風土記

清李德

少壯販於蒙古諸愛瑪克。（卽部落之謂）嘗至外喀爾喀。其人騎獸似鹿而非。有語言無文字。亦無機械。如游循蜚因提之世。其俗無主客。客至張幕。輒走乞薦食。坐而擘脯索齏。與之乃去。客至其幕。徑入。啜且啖。夜宿氈匠前。主代牧。失則償。視中國之爭畔。構訟析產。閱牆行百里者。必腰纏。惠一餐者。有德色。大懸殊也。杭靄山之西北。地名陀羅海。卽振武軍駐防處。近黑道故寒。七月雨雪。五月始釋。山之巔。六月不釋。築土爲屋。屋內冰糊數寸。氈帷暖。匠早起被地堆霜。出門數步。凌封氈鬚。手僵必待呵。耳鼻竅。率有聲。或爛且脫。幸風自東南來。夏始反。不爾凍且死。然南人至此地。亦罕有凍而死者。陀羅海苦寒矣。而不苦饑。茶一斤易一羊。十斤易一牛。中國人至彼。恣炙厭臠。頭蹄滿衢。血骨徧地。迴思羹藜糲糲。飯糲梁。茲城樂郊矣。所惜冬苦寒。爾亦有乞丐。蒙古謂之規林親。獸有似麋而大者。曰堪達爾汗。疑其卽麋也。前昂後低。多力。毛蟲而長。爲裘暖。角扁而厚。爲決良。人見其皮可裘。而角可決也。驛馬彎弓。逐而殲之。獲利厚。其脣方大。

而厚。多膏。味極美。八珍中有猩脣。卽此物也。以角試水。毒則角綠色。又有掃雪者。大於貂。毳白毫長。光遜之。人制爲冠。以其似貂也。有木曰查克。產推河。似絲柳而不垂。耐霜雪。堅而且材。灼爲炭。置徑寸於爐中。數日始盡。治產難亦治心痛。然大者拱。高者尋。風斯拔之。蓋地沙且鹹。根難據而易朽也。戈壁卽瀚海也。內多奇石。石之色大者如馬肝。小者如珠如玉。如瑪瑙珊瑚蜜臘金。中虛而外朗。起螺紋。皆馬肝石所孕也。初剖之後。日炙雨濯。風掃霜雪。浸剝落盡。則光璀璨矣。有木焉。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具。名曰劣。以其冒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。其地有酒。穀穀桐醴而蒸之。曰阿拉氣。薄甚。唐人所謂千鍾不醉人者。阿拉氣斛取斗。曰阿拉旃。斗取升。曰科爾旃。升取合。曰波羅塔拉蘇。一名曰哈喇。以次厚。合又取。俞曰賒爾旃。則俞敵斛矣。猶煉冶然。鍊至多爲至少。以至少勝至多也。產良馬。汗不血。中國人以地非大宛。貌非汗血也。未有過而問者。

塞北紀程

清馬思哈

康熙二十有九年。歲庚午。夏四月。以準噶爾入寇。詔綏遠大將軍裕親王。杖鉞專征。出東道古北口。而分命臣思哈從行。

辛巳抵塞下。

壬午出長城張家口。五十里至查汗駝羅廟下營。

癸未黎明啟行。六十里至十八喇太下營。

甲申啟行。五十里至哈喇巴喇哈搜下營。是日度大巴汗嶺。大雨嚴寒。人盡裘毳。嶺高三十里。路寬四五尺。雨滑。人馬側足。嶺巔高聳雲表。橫截南北。南望遙天中。淡煙微抹。爲古長城。而北則高山壁立。徑路不通。其間相去或數百里。或千里。忽中闢一綫。以通行。人如天造地設焉。登高攬轡。游眺至營。

乙酉由嶺下啟行。西北七十里至阿哈苦里下營。人馬俱渴不得水。始掘井求泉。

丙戌啟行九十里。至查汗那羅湖下營。湖中產白鹽。

丁亥啟行七十里。至迭劣下營。是地草不盈寸。無尺水。人皆掘泉而飲。馬遺爲薪。

戊子啟行七十里。至圖勒根答八哈嶺下營。所統蒙古查哈喇兵五百人。是日始會合連營。令之前導。

己丑啟行五十里。至烏蘭阿爾奇下營。雨雹大如桃。

庚寅啓行六十里。至著多賀下營。

五月朔辛卯。啓行七十里。至答布孫多下營。

壬辰。起行九十里。至查汗多羅下營。

癸巳。啓行一百里。至岳家羅下營。

甲午。啓行二十里。至巴蘇大呼圖下營。始出外邊界喀路地方。由張家口至此。以里計者。凡八百二十矣。

乙未。師行八十里。至查汗西里下營。是日爲重五節。領兵正黃旗漢軍李副都統。車載一豕至。割烹共餉。蓋曩所預蓄供用者。絕塞得之。良異數也。

丙申。仍駐本營。息駝馬。

丁酉。師行六十里。至拜澤布勒下營。

己亥。仍駐本營。

庚子。師行四十里。至歪風呼土下營。是日入瀚海邊界。地盡陷沙。深者至三四尺。淺者亦一二尺。車不能前。凡軍中輜重。盡改裝駝馬。空車尙需三四馬力。始出陷中。按瀚海

周千餘里。杳無人迹。其地乏水。故蒙古種類亦罕至焉。

辛丑。師行三十里。至西勒布勒都下營。地無水。山盡童。野無他草。唯臭蒿野葱二種。及藥中之地骨皮。點綴道旁。野葱香味亦如葱。可食。臭蒿可飼馬。並有蟲豸。黑色如墨。蠹蠹蠕蠕。隨地而有。下營時。凡帘幕器物著處皆染。甚或叢集人馬項背間。

壬寅。師行六十里。至戈壁刻勒蘇太下營。戈壁者。卽蒙古瀚海別名。瀚海內禽獸不繁。羽族獨有大鵬及百靈二種。獸則惟有跳兔一種。身長五六寸。尾長四五寸許。尾末色如銀鼠。前股長僅盈寸。後股長至七八寸。耳如箭筒。長可四五寸許。又一種耳僅寸許者。騰躍如飛。稽爾雅西方有獸曰蹶。亦前足短後足長。然走則顛蹶。藉蚤蚤以行。非跳兔類矣。更有小飛蠅。亦如點墨。隱約來目中。隨有小蛆墮入。目睛頃刻長四五分。不治目竟失明。治法以羊肉炙熟敷目上。少頃蛆盡出。復明如故。以故凡行者必以紗障目。避之。其他風物與西勒布勒都略同。

癸卯。仍駐本營。

甲辰。師行六十里。至哈魯尼都下營。

乙巳。師行四十里。至如鳥黑里太商答下營。

丙午。師行八十里。至阿里賓都搜基下營。是地所掘泉水。皆作屍肉氣味。用以造飯。餐之者。逾日咽中猶作嘔逆。以是人馬俱渴。

丁未。師行七十里。以昨不得水。故迂道至朱爾歸下營。地頗窪下。然沙磧深。掘之四五尺。始及泉。四望皆旱葦深一二丈。地無草。馬飢竟日。大風營帳皆拔起。

戊申。師行八十里。至得勒蘇太下營。所掘泉水。尙復作屍肉氣。

己酉。師行七十里。至哈那哈代布勒下營。是數程山童水枯。大概與西勒布勒都不相遠也。

庚戌。仍駐本營。息駝馬。

辛亥。師行五十里。至伊勒呼下營。地中無水。水在石巔。鑿之八九仞。始見水。野驃成羣。蒙古謂之七刻貪。色黃。頗稱駿。覓水者視蹄泔掘之。泉見焉。性善奔逸。射得之。重可數百斤。一駝僅能載一野驃。

壬子。師行五十里。至烏闌苦布流下營。爲瀚海西北邊界。瀚海地至此盡。自經瀚海凡

五百四十里。閱旬有二日。所見聞殊詭異。因以詩薈記之。得二十韻。

癸丑。師行五十里。出瀚海。至古魯棒禿魯下營。始得泉。產靈禽。行捷於飛。能作百鳥聲。彷彿迦陵鳥。蒙古名爲刻夜勒抓籃。又名爲唧溜抓籃。

甲寅。師行百里。至納拉下營。有水。

乙卯。仍駐本營。

丙辰。仍駐本營。山水暴發。迅不及防。人馬幾溺。番幕器物。幾盡漂沒。

丁巳。仍駐本營。俟鑲藍旗額都統率領加斯哈蒙古兵萬人。會合齊進。比聞額營相去尙五日程。以缺糧不能前。故我兵卽於是日飛疏馳奏。仍遵初旨。整我軍師。馳驅前進。

戊午。師行十五里。至納拉布拉下營。

己未。仍駐本營。

六月朔庚申。仍駐本營。聞賊兵噶爾丹欲犯邊信。

辛酉。師行五十里。至烏禿魯布拉下營。

壬戌。師行五十里。至巴納黑都哈答下營。

丙寅丁卯。仍駐本營。隨行車輛盡發回卡路。

戊辰。師行六十里。至答布胡都下營。偵得賊兵噶爾丹犯邊確報。思哈與同事諸將計曰。某等奉詔分賊兵勢。與大兵相犄角。今賊反繞出我後。深入無庸。且我輕兵疾走。賊或詆知。厚集衆以乘我。勢難支也。宜合大兵以力殲賊。僉議曰然。遂率師繞道。轉從東南趨會大將軍兵。回師於是日始。

己巳。師行六十里。回至巴拉黑都哈答下營。

庚午。師行五十里。回至太布胡都下營。

辛未。師行五十里。回至烏禿魯布拉下營。

壬申。師行十五里。回至納拉布拉下營。

癸酉。師行一百里。回至納拉下營。

甲戌。師行五十里。回至古魯邦禿魯下營。

乙亥。師行五十里。回至烏蘭菩布流下營。後入瀚海邊界。

丙子。師行五十里。回至伊勒呼下營。

丁丑。師行五十里。回至哈那哈代布勒下營。

戊寅。師行七十里。回至得勒蘇太下營。

己卯。師行八十里。回至朱爾歸下營。

庚辰。值得賊噶爾丹犯邊報急。聞理藩院尙書阿爾宜。統領大兵。駐營赤城汗城。遂繞道趨赴。并力兼程。日或百里。或百餘里。始下營。途路迷茫。夜以繼日。所駐營地。遂不能詳記矣。

辛巳。師行百二十里下營。自是每日黎明。師行八十餘里。乃飯。飯罷又復長驅。至更定時。方下營。

壬午。師行百四十里下營。

甲申。師行八十里下營。

乙酉。師行九十里下營。

丙戌。師行七十里下營。